

云岭阅读

## 情倾云南写美文

——读散文集《云南的色彩》

张永权

近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《云南的色彩》，是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办、省作协承办的百名作家写云南的成果之一，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图书。该书作者是著名散文家、编辑家王剑冰，他是我们云南作家和读者的老朋友了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，他20多次来云南生活、采风、写作，足迹几乎遍及云南所有州市的城乡、村寨、高山峡谷和边陲要塞。我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，曾多次陪同他一起采访，见证了剑冰对彩云之南这片神奇土地和各族人民的挚爱深情，正如他常说的那样：如果有人问，在中国你最喜欢那个地方，我会脱口而出：云南。30多年间20多次到云南，云南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。他到一个地方，都深入底层，认真采访，收集素材，精心创作，一篇篇凝结着他在这片土地和各族人民的热爱与心血的美文，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上，情倾云南的赤子之爱，为讴歌云南，书写云南，宣传云南，作出了他的贡献。

云南，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，被明代大文学家杨升庵誉为“花枝不断四时春”。阮元的名句“春风先到彩云间”中的“彩云南”，更是从色彩上把云南描绘得美不胜收，如诗如画。王剑冰走遍云南的山山水水，作为一个外地作家，首先进入他视野的，就是云南的色彩，给他视觉冲击的也是云南的色彩。因此他以

“云南的色彩”作为书名，并在多篇作品中，去抒写云南色彩的美丽、神奇、丰富。他在《哈尼梯田》中，既写梯田的“势”，“那是千山万壑的势，拔山盖世的势，九重天梯的势。”也写梯田的色彩美：“每一块梯田都填满了色彩，没有一块空缺……它似乎总有一种集体观念，要照顾那数千数万片色彩的统一……”色彩的壮丽美融入进哈尼梯田雄奇的势中，更呈现出哈尼梯田“是大地与人共同合作的艺术”的独特美。在《田园的版画》中，作家艺术的慧眼游刃于关关壮乡阿峨农民版画与大地生态的色彩中，二者的色彩美成就了这篇《田园的版画》的美文之美。王剑冰不仅是散文家，对绘画也是内行，在《哀牢山中花花腰腰》《苗家五彩衣》《马洒的色彩》《玉溪闻香》《尚火的山寨》《走向雪山》等作品中，都有彩云之南的色彩之美。色彩在剑冰的笔下，不是单纯的颜色再现，而是情融色彩，就成了色彩的重彩画，色彩的朦胧诗，色彩中的云南故事，色彩一样丰富的美文。正如他在书的后记中所说：“云南的色彩是描摹不完的，也是不可能描摹得清楚的。”

透过“云南的色彩”，我们聆听到发生在彩云之南许多神奇的故事，历史的、现实的、民族的、风情的、生态的等，这些故事增强了这部散文集丰厚的思想内蕴和鲜明的云南个性。在《最早叫“云南”的地方》，一个“云南驿”的古驿站，在作者笔下，涌动着云南古往今来的2000多年

的历史风云。汉武帝在今祥云设云南县，就有了云南的地名。当时的云南县就是古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。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有飞虎队的机场。作品把历史上茶马古道哀怨的爱情故事，飞虎队美军飞行员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等，通过一个个大石碾子，一曲曲民歌民谣，一口古井，娓娓道来，就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很遥远又很美的云南故事。这样的故事，还有位于古丝绸之路要冲上的《豆沙关》，有讲述西南联大师生在蒙自生活的《我远来是为这一湖水》等多篇。而反映现实生活的如《大山包的女人》《黄茅岭之行》《想起云南》等，有的书写了云南山里女人的时代风采，有的表现了脱贫攻坚给山乡带来的新气象，有的反映了外国友人对云南这片土地的热爱。表现民族风情和生态的散文如《红河之滨》《白水鸟无言的和声》《神秘的香格里拉》《尚火的山寨》等，在一个又一个的风情浓郁、色彩鲜明的故事中，反映了云南这片土地的神奇、美丽和丰富，这些作品都很有看头，可读性较强，特别是对外地读者，颇有吸引力，也为作为美文的这部《云南的色彩》，在思想境界上，增添了沉郁凝重的审美品格。

诗意美，也是《云南的色彩》的一大亮点。剑冰是散文家，也是诗人。他主张散文就是散文，诗就是诗。不应把散文写成诗。但他这部散文集，又有较浓郁的诗意。我想这在于作者诗人的王剑冰，他在创作这些散文时，往

往会从写作中的想象和行文中，自然地诗联系起来，在这些作品的内在品质和境界上，流露出散文的诗意美来。《田园版画》中，壮乡如诗如画的生态环境与农民版画和这些环境的艺术联系，作者既有浪漫的想法，又有汪洋恣肆的语言抒写，虽然写法上没有离开散文文体的要求，但内在的诗意却又洋溢其间。《曲靖通幽》若干地名的联想，是散文的，也是诗意的。想象中的诗意，也正是这部散文集审美上的一个特点。虽然，作者不刻意追求语言的诗化，但在不少作品中，却有可品的诗味。甚至在语言上，炼字炼意，时有一字之功的诗之魅力。作者写马洒老人奏听古乐，沉迷其中，就有这样的句子：“他们摇动着身子，摆弄着头颅，微闭着眼睛，享受着从瓦上滚落的太阳……”行文完全是散文笔法，但在炼字上，特别是动词的提炼上，又是诗化的。像“瓦上滚落的太阳”，用“滚落”一词来形容太阳的照射，就是诗歌创作上陌生化语言的运用，说这句话是很美的诗语，也不过誉。这部散文集中的诗意美，提升了作品的审美品位，增强了为表现云南之美的美文的艺术魅力。

王剑冰在他人生创作历程中，差不多有30多年都和云南有着密切的关系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”《云南的色彩》，是他情倾云南的见证，也是他深爱云南、写云南创作成果的诗意呈现。

阅读笔记

## 建水孔圣弦诵遗像赞碑何人所作？

朱思宇

凡是去过云南建水的人，只要进到文庙里面，经过棂星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孔子古时设为诵经讲学的地方——杏坛。中间供奉着一尊石像，四周有木制围栏保护着，他就是闻名中外的“孔圣弦诵遗像赞碑”。每天来往的人群几乎都瞻仰过它。但是很奇怪，这整尊碑，既没有碑名，又没有镌刻何朝何年何人所作？查遍我所找得到的有关建水历史文化的文献书籍，也找不到答案。

清康熙二十九年临安知府黄明撰文的《移祀孔圣遗像碑记》述云：“见东庑檐楹侧壁之下，有夫子遗像在焉，不觉惕然。顾谓诸生：‘是刻自何时，何以圣人至此？’诸生曰：‘但闻此碑自西郊杏坛，有赞，无记岁时，不知为何朝遗刻。庙久失修，故至此。’”

前面既然提到该碑“移自西郊杏坛”，我们不妨从历代关于杏坛修建方面的史料查起。翻阅临安府志及建水县志史料，查阅明史文獻、云南通志、滇志等与建水有关的文献书籍史料，我找到两条线索：一是《临安府志·卷之六》有谓：“天顺六年知府王佐筑杏坛射圃”，而《建水文庙文史资料汇编》也提到：天顺六年（公元1462年），知府王佐、同知刘文、知州徐景云、临安卫指挥万德、镇抚柴鼎等，重建杏坛，刻置杏坛内，供人瞻仰；二是《临安府志·卷之十一》：“秩官：临安知府，天顺间王佐、江西人”。从以上两条线索，可以得出三条结论：一是大明天顺间，江西王佐出任临安知府；二是天顺六年，他作为临安知府，主持修建了临安府文庙杏坛和射圃；三是孔圣弦诵遗像赞碑应该也是天顺六年在修建杏坛射圃时，一起创作立碑的。

于是又从江西省相关史料查找关于王佐的记载，我发现同时代的吉州就有好几位王佐，相互之间交叉难辨；只好又从《明实录》中着手查找关于王佐方面的史料记载，发现全国又有很多位王佐出现，更是错综复杂，混淆不堪。终于，在江西《万历吉安府志》查到了非常有用的信息，据《万历吉安府志》卷十九记载：“王佐，字功毅，吉水人，宣德丁未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刑部主事，历员外郎，中丞职辨冤狱，活无辜死者百余人，奉命录囚苏浙，多所平反。虽久任无躁进意，天顺间出守临安，至则抚夷獠，戒军卫，以德济威，军民咸戴之。事载《临安德政碑》。”从《万历吉安府志》记载中可以看出五条结论：一是王佐作为刑部官员，政绩十分显赫，在苏浙处理了上百起错案冤案，非常了不起；二是天顺间，王佐出任了临安知府，这和《临安府志》记载吻合；三是王佐来临安出任知府，是朝廷特荐，并且委以重任；四是天顺间临安知府王佐，为江西吉水人；五是王佐任临安知府期间，军功民戴，政功卓著，并为他立了《临安德政碑》。这在云南临安历代知府中，并不多见。

上面提到，王佐事迹载于《临安德政碑》，但这块石碑至今已佚。然而，在建水文庙的东碑廊存有一块时任“临安知府吉水王佐”亲自撰文的《临安府儒学新修杏坛记碑》，从而顺利解开了“孔圣弦诵遗像赞碑”立碑之谜。

2018年，我又拜托上海文学

史料研究专家、藏书家韦泱先生把自己手头的陈子善的三本书《雅集》《不日记》《不日记三集》请陈子善先生签名，不久就收到子善先生寄回的签名本。在《雅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初版）扉页，陈子善在竖式题签后盖着一枚小巧的“子善”阳文印章。该书灰色皮质的封面，小32开精装，雅致可人。所谓“雅集”者，实为“中国现代作家的‘雅集’，从周氏兄弟到王莹、艾霞，对这些熟悉或陌生的现代作家的文事人事加以发掘、考订和诠释，就构成了这本书”。（《雅集》小引）从这些旧文新作中，大致可以看出陈子善的学术兴趣和一以贯之的治学路径。在《不日记》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7月初版）扉页同样钤着“子善”的阳文印章。《不日记三集》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3月初版）题签后钤着“子善古稀”的阴文印章。

2018年陈子善先生光荣退休，已至古稀之年，但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仍在进行，他爱书淘书，著书立说，精力充沛，让我祝他健康长寿。他送我的书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永远会有一个重要的位置。

抚摸着这六本陈子善先生的签名本，虽然我与先生缘结一面，但这段笔墨情缘却弥足珍贵，值得我好好珍藏，也激励我不断读书、不断写作。

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



这块碑就是王佐的艺术之作。天顺五年至六年间，他确定了重修文庙杏坛射圃的建筑方案，没多久杏坛和射圃就修好完工了，惟独要放置杏坛中央的“孔圣像赞”让他思量很久，日思夜想，终不满意。有一天，他想起了自己以往考证曲阜文庙的“孔门圣贤像赞”与仁和县学的“圣贤像赞”，再加上自己手上掌握的古人刻画的“圣入弦诵遗像”，他突然灵感闪现，于是构思设计出了建水文庙中的“孔圣弦诵遗像赞碑”。

在《临安府儒学新修杏坛记碑》中，王佐写道：“孔子，天下之大圣也。粤若游泳洙泗之间，坐于杏坛之上，弟子侍侧，圣人弦琴而歌，天下后世至今传诵之。仰止杏坛，犹可想见圣人浑浑天地气象于千载之上也。”这段描绘，正是建水文庙“孔圣弦诵遗像赞碑”浮雕石刻的意境。文中又提到：“佐间得圣人弦诵遗像，用瓠于丽牲之石，以启后之人之瞻仰。他日临安士子有自学而登庸者，著声四方，则杏坛不为徒设矣！”此段既讲到了他创作“孔圣弦诵遗像赞碑”的过程，又阐明了修建杏坛的期望。文中还提到：“坐于杏坛，群贤列侍。鼓瑟而歌，道德渐渍。群此临安，军民所止。夷风既殄，民知礼义。”这就是他创作“孔圣弦诵遗像赞碑”的千年愿景了！

明代景泰、天顺年间，不仅是大明朝历史发展的大变动时期，也是当时临安府关键历史阶段，时任知府王佐堪称临安府署的靈魂人物，除了“至则抚夷獠，戒军卫，以德济威，军民咸戴”之外，还精心设计建筑文庙杏坛射圃，开启了文庙“与中州齿”的先河。他耗时四年多时间编撰的《新增稽古要论》学术专著，影响颇大；他率先主持修建了建水碗窑五显祠庙，自从有了该祠庙，无数文人墨客就“登览潜养于兹”，从而为建水陶瓷奠定了文化根基，他是建水文人艺术陶瓷的创始人。在云南期间，王佐还大振临安文风、学风与书风，传授了不少书学、绘画的至真大道，为后来建水成为“一榜半临阳”“滇南邹鲁”的文献名邦打下了坚实的根基。其政绩功勋卓著，备受军民爱戴，所以才有了百姓为他立的《临安德政碑》（此碑至今仍寻找）。王佐不仅是位难得的古代政治家，也是非常杰出的学问家，关于他个人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果，都非常值得挖掘和研究，我们云南不应忘记了这位杰出的古代人物。

我们的节日·中秋

## 文人笔下的中秋

孙丽丽

中秋之夜，皓皓秋月当空，宛如一汪秋水，真想剪一缕朦胧月光收藏，留住一些前尘往事，八月的桂花也开始飘香了。

余光中有一首《中秋》：一刀向人间，剖开了月饼/一刀向时间，等分了昼夜/为什么圆晶晶的中秋月/要一刀挥成了残缺？自古以来，明月寄托着思念，寄托着对亲人对故土的绵绵深情，它成了一种文化的积淀。

周作人曾在《中秋》诗中写着：“红烛高香供月华，如盘月饼配南瓜。虽然惯吃红绫饼，却爱神前素夹沙。”中秋夜供素月饼及老南瓜，和一碗凉水，祭祀完毕，以蘸糯米涂目，祝曰：眼目清凉。记述了江浙一带中秋的风俗。

清香甜甜的小白梨，像花红那样板样的白海棠，还有只供闻香儿的海棠木瓜，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椽子，再配上拜月用的，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，与黄的红的鸡冠花，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，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，哪一种颜色更好看，微微的有些醉意了！”中秋时节是北京最美丽的时候，老舍笔下的中秋，充满了旧日北平的味道。

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

了汴京的中秋：中秋时节蟹鲜正肥，石榴、梨、枣、栗子、葡萄、橘子等果品争先上市。中秋之夜，富贵人家把亭台楼阁打扮得很漂亮，普通百姓也到酒楼占好位置以赏月。到处是笙竹之声，直到夜深时分，在家未出门的人们听着远处传来的音乐声，像从云外飘来。孩子们在街头通宵嬉笑。夜市人声鼎沸，直到天亮。

赏月，是中秋主题。月色如水，大地都像沉浸在银色的海洋里，月光犹如一支优雅月光奏鸣曲。

西湖，如同一幅天然画卷，中秋月明之夜，泛舟湖上，尽可领略“烟笼秋水月笼纱”的诗般意境。1071年，35岁的苏东坡带着小他11岁的妻子王闰之，到杭州任通判，在一个中秋之夜，他写出了最美的中秋词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可谓经典。

一捧满月心若兰，让我们在文字里感受中秋之美，情景交融地咀嚼着无尽的韵味，绵长而古老。窗外月色如水，大地像披上了一层迷人的薄纱，宁静而又安详。又是一个美好的中秋之夜。

娜嬛摘珍

## 作家陈子善的签名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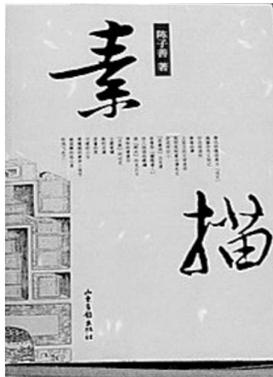
胡忠伟

阅读陈子善的书，是从他编选的爱玲的散文集《流言》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）开始的，在本书的《编后记》中，陈子善简明扼要地梳理了张爱玲散文写作、《流言》的版本及出版历程，语言平实但不失机趣，这是陈子善一贯的“文风”。记得早在上高中那会儿，我就在上海《文汇报书周刊》上读过他的文章。大学的现代文学课，让我对陈子善有了进一步了解，知道他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，在这一领域颇多建树。

在买过张爱玲《流言》之后，我还买到了陈子善编辑的梁实秋的《雅舍遗珠》和《发现张爱玲》《说不尽的爱玲》等书。后来又买到了他的著作《素描》《自画像》《看张及其他》《不日记》等书。我发现，陈子善写的这些现代文学及港台文学上“书人书事”，正是我感兴趣的、想要知道的事。现代作家的一篇佚文、一首遗诗、一则逸事，现代文学史上这本鲜为人知的著作，一段淹没不彰的史实，往往都会引起陈子善极大的兴趣，由此出发，他在“发现的愉悦”中，尽自己的才力，书写着自己对现代文学的独特见解。这些文章，大都短小简练，不是“学院派”的长篇大论，却处处藏着文坛掌故，透露着文坛讯息，弥漫着诱人书香，给人以丰富的文史知识，获得了“筋骨上的美的享受和启迪”（王朝闻语）。人就是这样，阅读趣味总会随着年龄的增长、阅历的见闻而发生转移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的阅读趣味也从青少年时代偏爱的纯文学书籍转向文史类、书话类书籍，陈子善的书正好填补了我的这一“阅读空缺”。

其实，早在1976年10月陈子善参加《鲁迅全集》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以来，他就走上了研究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“不归路”，他研究重点一直放在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上，一直放在对现代文人生平行迹、著译遗作的考证辨析上，那些离我们远去的年代的人和事，让他欣喜兴奋不已，他总会把这些人和事付诸笔墨，设法把它们之于世，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。

多年来，陈子善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，在茫茫书海中发挥着现代文学大师不为人知的发现和埋没



不彰的史实，对人们准确、全面认识这些作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这些“遗落的明珠”如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梁实秋、台静农、孙大雨、戴望舒、叶灵凤、钱钟书、张爱玲等现代作家，都一步步走近普通读者，他们多姿多彩的“文学侧影”，深深吸引着热爱阅读的人们。陈子善这种“言必有据，无证不信”的“辑佚”和“考据”式的编辑和写作，赢得了学界的普遍赞誉，钱钟书将之戏称为“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”，柯灵、吴小如、黄裳、董桥、夏志清、姜德明、刘绍铭等专家学者纷纷撰文肯定推介。浸淫在现代文学的史料里，陈子善孜孜矻矻，探幽发微，钩沉辑佚，爬梳钻勘，刮垢磨光，为我们发掘出了一幅幅动人的文学图景。从第一本书话集《捞针集》1997年7月在浙江人民出版社问世以来，陈子善写作出版的书籍就有《文人事》《海上书声》《发现的愉悦》《中国现代文学侧影》等30本之多。

我购读陈子善的书也有七八本之多，我完全沉浸在陈子善这些精致的“小精装”里了。一方面，固然是现代文坛上那些动人心魄的现代作家的面影和故事使我迷恋；另一方面，陈子善著作的“小精装”本也使我沉迷。这些书，大都八九万字或十一二万字，不仅封面设计简洁典雅，弥漫宁静朴素之美，而且书内版式舒朗开阔，用纸装帧精良，形式殊美，使人见人爱。比起他早期为现代作家编辑出版的那些书来，我以为，这些“小精装”更能体现他对书籍的那份特殊的爱。看着越积越多的陈子善的这些

可人“小精装”，读着他笔下关于鲁迅、周作人、废名、徐志摩、张爱玲等人题签本的那些文章，再读他2005年6月1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《签名本和手稿：尚待发掘的宝库》文章，我却有了求他签名本的“私心”。

书籍与人总像是有一种难得的机缘。说起来，这些年里自己持续关注民间读书会，虽不能至，但心向往之。年会期间的人人事事，出版的那些民间书刊都是我感兴趣的，而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民间读书会上的学人中就有陈子善。于是，在2016年的第十四届民间读书会（甘肃张掖）之后，我通过书友董宇文，联系上了陈子善，请他为我珍藏的他的书题签，他欣然允诺。这一次，他题签了三本书，分别是《不日记二集》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初版）、《自画像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8月初版，系“开卷书坊”丛书第三辑之一，董宇文主编），还有一本《素描》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5月初版）。在一本书扉页，他这样题签：“这是我一本旧书，人们常常误会它是美术书。丙申秋，陈子善。”题签之间，陈子善的诙谐幽默尽显笔端。其实，《素描》仍然是与发掘研究“现代作家”有关的一本书。这些人中，作者与其建立了深厚友谊，或亲炙风采，或通信请益，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，虽然有的人已“隐入历史”，有的仍“活跃在中外论坛上”，但他们的道德文章、音容笑貌总给人留下了印记，陈子善把他们“素描”出来，是纪念，也是